



## 母亲的心

□俞亚素

最近,小李的工作有点忙。有一天,她不无担忧地说,不行了,不行了,我昨晚加班时心脏突然痛了一下,会不会猝死啊?然后一声惊呼:啊呀!那我的宝宝可咋办呀?

淑君这几天也有点忙,一直替她养宝宝的母亲生病了,婆婆又把她的宝宝养得生病了。一头是母亲,一头是宝宝,手边还有一大堆的工作,她说她已经走在崩溃的边缘。可是为了宝宝,她不能倒下去,她要成为庇佑宝宝的一棵大树。

我真的很心疼这两个年轻人,她们的不容易,我感同身受。因为,我也是一个母亲,我的女儿桐也还未成年。

这些年,我小心翼翼地爱惜着自己的身体,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为女儿桐。真的,她还未长大,我怎敢放心离去?我得看着她考上大学,然后找到工作,有一份谋生的能力。这还不够,我还要看着她谈一场甜甜蜜蜜的恋爱,然后嫁给那个如我爱她般爱她并且超有责任感的的小伙子。这还不够,我得继续看着她当妈妈,陪着她生下宝宝,要生几个随她,但是我一定会屁颠屁颠地帮她带宝宝,好让她安心地工作。最好宝宝们长大了,她不用再多操心。那时,我必定已老态龙钟,成了她的负担。这下子,我就可以走了,心满意足、无牵无挂地走了。

当我这样描述时,闺蜜云儿泪眼晶晶地握住我的手,深情地说,我们一定会活得很长命的,不为自己,就为了咱们的女儿。然后,她也跟我分享了她的一段心路历程。

有一些日子,她的身体不是很好,其实只是有点贫血。可她忍不住怀疑自己会不会得了什么不治之症。她跟我一样,是属于七世没女儿的那种!于是,她开始偷偷地为女儿物色一个值得托付的人。本来,除了她,女儿的爸爸是女儿最亲的人。可是她怕她一旦离去,女儿的爸爸还会再找一个女人,那么女儿就会有一个后妈。在民间,后妈的形象实在太恐怖。一想到她视为珍宝的女儿有可能会被后妈虐待,她就死不瞑目,甚至可能会从坟墓里爬出来。女儿的奶奶和外婆,她就不考虑了。她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姐姐,想把女儿托付给她,事后又觉得不妥,姐姐是个软弱的人,自己都需要别人的保护,又怎么能保护好她的女儿?她又想到了自己的妹妹,妹妹虽然是个大龄剩女,倒是一个很有主见也很独立的人。而且,妹妹从小对女儿好,女儿对小姨也很崇拜。托付的对象找好后,她不由松了一口气,然后开始想象临终时的情景:她躺在床上,将女儿的手郑重地放到妹妹的手中……

哎哟妈哎,听到这儿,我笑得差点背过气去。云儿这也太能想象了吧,编剧、导演、演员都一肩挑了。可是我又完全能理解她的这份担忧。倘若我遇上这事,又该将女儿托付给谁呢?我不由在心里暗暗地琢磨,居然找不出一个可以让我完全放心的。如此,我只能努力地健康地活着。

都说可怜天下父母心,哎,真正可怜的恐怕是一颗母亲的心吧。

## 慢慢活成了您的模样

□残荷有藕

年岁大了,想的事多且杂又乱。这阵子,忽然发现,不知不觉中,自己思考问题方式、言谈行为举止,竟然越来越趋同于父母,心头陡然一惊,一时大为错愕。

我读初中那会儿,喜欢上了看小说,经常以做作业为借口,躲到楼上房间里看书,《牛氓》《林海雪原》《欧阳海之歌》,都是在那个时候看完的。但烦恼的是,常常正看兴头上,父亲突然悄无声息出现在眼前。那时我家居住在镇中心的一幢木结构房子,无论什么质地的鞋子,踩在实木楼梯上,都会发出“登登登”声响,只是轻重不同而已。无数次父亲上下楼我竟然听不到一点动静,不知父亲是怎么做到的,或许是那时注意力高度集中在书本中?其实,父亲每次上楼,并不会查看我的功课,也不会检查我是否在认真做作业,他自顾自取好东西径直下楼去,但年少的我却固执地认为,每一次都是父亲故意对我的突击检查,他不放心我的学习自觉性,由此我的心里产生怨气,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。

及至我有了孩子。每当女儿在房间里复习功课做作业,我经过时总是格外小心,腋下支撑的两根拐杖缓缓落地,双脚的移动也像是慢动作,生怕我走路的声响会打扰到女儿的学习,使她分心。有时刚走到女儿房间门边,女儿忽然拉开房门,手握水杯准备去厨房续水,硬生生被我吓了一跳。

于是就想:在女儿的心里,会不会也有我年少时误会父亲那样的想法?站在女儿房门外,是我故意的埋伏,目的是为了监督她的学习,看她是否在刷微博、玩游戏?女儿的心中,是否积存了一种像我对父亲那般的怨气?

打小,我从众多亲戚的谈论中,就知道母亲持家有方,一辈子将节俭奉为治家圭臬。尤其在吃的方面,节省得有点过分。母亲烤一锅大头菜,放几个毛芋艿、几块五花肉。刚煮好时吃一餐,咸鲜爽口,人见人爱;隔一天在微波炉里转一下再吃一餐,鲜味已减大半;第三天在饭锅里烫一烫继续吃……就这样,热一热、蒸一蒸,一碗烤大头菜足足可以吃一个星期。毛芋艿干巴巴了,就把毛芋艿吃了;菜叶快蒸化了,就把菜叶吃了;最后剩下几块微缩版五花肉,早已没有了猪肉的原味。母亲对待别的菜也

是基本相同的吃法:先吃差的,快馊了的,好的菜留到最后吃,结果原本新鲜、美味的菜肴,留到最后味同嚼蜡,甚至馊了,只能一倒了之。我曾无数次劝说母亲,蔬菜一定要吃新鲜的,隔夜就不要吃了,对身体没好处。母亲却固执地认为,红烧的菜是长下饭,蒸的次数越多越好吃,她吃了大半辈子,并没吃出什么毛病来。

我很喜欢腐乳过泡饭,尤其是麻油白腐乳,幼滑、咸鲜、爽口,百吃不厌,至今还一直是我的长备菜。白腐乳新买时被瓶内汁水浸泡着,吃几次后,水分蒸发,表层几块腐乳一半暴露在汁水上面,呈深灰色,口味变差。我每次吃腐乳时,总是夹一块最上层的,一半白一半灰。有次被女儿发现,说:“爸,汁水没浸泡的部分颜色都发黑了,坏了,不要吃了!”我说:“坏是没坏,还可以吃的,只不过味道差一点,扔掉多浪费。”忽然间,我想起自己对父母种种节俭做法的嫌弃、不认同,我现在正在做的,不正是沿袭了母亲的做法吗?一时间哑然失笑。

有句宁波老话:上半夜想想自家,下半夜想想人家。意思是思考问题要尽量周全些,要多做换位思考。而我现在则是:上半夜想想父母,下半夜想想孩子。想到父母,更能理解父母为了孩子的良苦用心,理解父母凡事刻意节俭的缘由;想到孩子,会更加包容孩子勇于表达自己观念或见解的冲劲与棱角,包容孩子成长过程中的种种新奇、出格的做法。

时光已邈,不觉自己日渐老;春色正好,不负韶华不负春。孝顺父母,即为善待自己;体谅孩子,即为追忆似水年华。挺好。



总第6963期 配图 李昊天 投稿邮箱: essay@cnnb.com.cn